

康世君 / 著

# 还债

静观一段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

感悟一条人人都无法逾越的铁的法则

中国文联出版社

# 还债

康世君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还债/康世君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59-5078-9

I. 还… II. 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1038 号

|      |                            |
|------|----------------------------|
| 书 名  | 还 债                        |
| 作 者  | 康世君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李金玉                        |
| 责任校对 | 李 想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68 1/32              |
| 印 张  | 9.5                        |
| 插 页  | 2 页                        |
| 版 次  |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59-5078-9         |
| 定 价  | 21.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 上 篇



# 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秋。

时令已接近中秋，生长在黄土地上的谷子、玉米、高粱、糜子等庄稼逐渐开始成熟。秋风清爽，秋阳明丽，秋实喜人。在这令人欢欣的季节里，李勇——在地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这棵大树上成熟了的果子，坠落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他被分配到了李家坪乡。

他是有史以来县教育局分配给李家坪乡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乡上教师中惟一从正规院校毕业的专科生。不用说，他进东风中学（乡办中学）是理所当然的，教师们都这样认为。李勇也这样想。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开学的时候，李勇被分配到了一个叫张家湾村的小学里。

李家坪乡距县城二十华里，一条横贯东西的国道从这里经过。从乡政府所在地到西面的张家湾要翻两座大山，交通困难。这是一个许多民办教师都不想去的地方。

对于这个分配结果，李勇感到莫名其妙。乡办中学不是缺少合格的教师吗？难道专科生的水平连高中生、中专生、中师函授生的水平都不如吗？他感到有些茫然。

现实是：目前全县教育界师资布局严重失衡，百分之九十的优秀教师集中在县城。不仅如此，留在各乡镇的教师中还有一部分人继续想尽一切办法准备往县城调。县城成了他们心中的圣地。为了缓解乡镇师资力量的严重短缺，教育局把每年新接受的大中专生全部分配到了基层乡镇。但是，半年或一年后，其中的大部分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调进了县城或调到了其他单位。基层乡镇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乡村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和孩子学习成绩优秀的家庭，千方百计把孩子转到县城上学。有些乡村家庭，丢弃土地，进城租赁简陋的住房，靠揽工、摆摊、蹬三轮车来维持生活，供养孩子上学。乡下人，从古到今总是要比城里人活得艰难。难怪人们削尖脑袋往城里钻！

李家坪乡自然也不例外。教育局考虑到这里乡办中学师资力量薄弱，就将李勇分配到了这里。但乡上掌握权力的人们，随心所欲地把他分配到了一所小学里。

尽管如此，李勇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他没有当官的亲戚，也不想提着东西去乞求教育专干或主管乡长，这是他的弱项！他只是怀着极其难受的心情，带着简单的行装，来到了张家湾小学。

学校的其他老师都是本村或邻村人。晚上，只有李勇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校园。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放学以后自己做饭吃。晨听书声，夜伴孤灯，工作认真踏实！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人！

当然，他的心情是郁闷的。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你已经是一个小学教师了，你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不知不觉，七天过去了。

第八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李老师：

经我和你校校长协商，并经乡教育专干丁伟同意，决定借调你到东风中学任教。事先没有和你商量，我想你是不会拒绝的。请你接到信后，马上来我校报到，我们热切地等待着您。

东风中学校长：芦至诚

李勇阴沉的心情一下子云开雾散，阳光灿烂。他为之而振奋，走吧！芦至诚，他不认识。但他既然敢这样做，就证明他是一个讲公道、爱事业的人。

李勇去找校长。小学校长对他说：“芦校长在咱们乡可是德高望重！他向我开口借人，我不敢不借。再说，你离开这里，也是好事。我就不说假话了。路上多加小心！”

第二天早上，李勇就用自行车载着简单的行李，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出发了。一路上翻山越岭，风尘仆仆。下午三点，他来到距县城二十里之遥的东风中学。

东风中学，一听这个名字，你就会猜想到她是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诞生的，至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铁锈斑斑的大门上空，高悬着四个漆皮剥落的大字，仿佛正在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她所经历的风雨沧桑。

当李勇走进大门的时候，一种意想不到的热烈而繁忙的气氛迎面扑来：在门窗破烂的窑洞旁边，一位木匠师傅正在用力刨一段木头，黄豆般大小的汗珠正从他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一朵朵雪白的刨花从刨子中飞出来，落在地上的“花丛”中。校园里，刚刚装好篮板的篮球架躺在地上，好像要努力爬起来似的；白生生的篮板上，用墨汁画上了一个方框，十分醒目。校园的围墙边，几个老师正带领学生修补残破不堪的围墙。在一个大豁口



跟前，一位高身材的老师一边砌石头，一边高声喊道：“再来一块石头！”

李勇支好车子，问木匠道：“师傅，你知道芦校长在哪个办公室？”

木匠停下手中的刨子，抬头看了李勇一眼，扭过头喊道：“芦校长，有人寻你！”

李勇也跟着转过头，看见墙边那个高个子老师丢下手里的泥铲，转身朝这里走来。

李勇乘机打量着他，只见他刚理过发，其他部位都理得很短，惟独头顶上留着较长的头发，形成一个圆盖。在头顶偏左处，分了一条缝，头发向两边分开。这显然是业余理发师的杰作。和现在时兴的发型比起来，显得不伦不类。他的上身穿一件蓝色的中山服，领扣扣得紧紧的；下身穿一条黑条绒裤子，裤管很短；脚上穿一双黑布鞋，显得很笨拙。衣服上到处是泥点子。走到跟前，李勇才发现他脸色黑黄，身体很瘦。

“李老师，真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我代表全校师生欢迎你！”

芦至诚说着，满是泥浆的手紧紧地攥住了李勇的手，手掌的粗糙和坚硬几乎使他受不了。他不由得瞥了一眼他的手，只见手指又粗又短，手上布满裂纹，看起来很脏。

“谢谢你，芦校长！”

“来，你回来。”芦至诚放开手，走进旁边窑里。李勇跟着走进去。芦至诚拉开抽屉拿出一摞课本和教案本，说：“教导主任请了假。我们事先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担任初三班主任，兼带初三班的语文、数学，初二班的物理，初一班的历史。担子是有重，你看怎样？”

还能说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李勇接过课本和教案本：

“芦校长，你就放心吧！”

“那好，咱们下午再谈。今天的劳动你就不要参加了。”芦至诚眼睛里露出了满意的神情：“你的办公室就在二斋第一个窑洞，我已让刘老师给你去收拾。你把铺盖拿上去安顿一下，然后就抽空备课，明天早上准时上课。”

芦至诚说完，又去垒墙了。

李勇把铺盖卷卸下来扛在肩上，从大门旁边的一条斜坡上爬上去，一排窑洞展现在眼前。第一眼窑的门开着，新糊的窗纸格外显眼。

这大概就是我的办公室！李勇走进门去，只见脚地扫得干干净净，窑掌的炕壁上整齐地糊了一圈旧报纸，一个姑娘正蹲在跟前往上贴一些旧挂历上的彩色画页，听见脚步声，她回过头来。

“你是李老师吧？”

“我就是李勇。”李勇说着，把铺盖卷和课本教案本放在炕上。

“刘老师，你歇一会，让我来。”

“你路上累了，你歇一会吧。”她说，又转过头去，一边继续往上贴画页，一边问：

“你今年刚毕业？”

“嗯。”李勇在窗前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来。

“什么学校？”

“地区师专。”

“学的什么专业？”

“汉语言文学专业。”

“你呢？”李勇反问道。

“我嘛……我叫刘莹。其他情况你以后慢慢就知道了。”她

说着回过头望着李勇笑了一下。

这是一张俊俏的脸。雪白的皮肤，双眼皮，长睫毛，黑亮的眼睛里闪着光泽，笑的时候，带着几分天真、几分羞涩。不过，那一双眼睛里似乎含着忧郁。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了进来，好像是一辆摩托车从院子下边的斜坡上冲了上来，停在了院子里。

李勇走到门口，只见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刚从摩托车上下来，向第四眼窑走去，铁将军把门！他又折回来，问李勇道：“你知道刘莹到哪里去了？”

“就在窑里。”

“在窑里？”

小伙子警觉地扫了李勇一眼，走进窑去。李勇也知趣地走出门来。

院子里停放着一辆摩托车。

“这是新来的老师？”窑里传来了小伙子的声音。

“嗯。”

“怎么你给他收拾？”声音里明显地含着不满，“你不会叫几个学生来！”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是芦校长让我收拾的。这不是完了吗？”

“那好，咱们走吧。今晚北京来的歌舞团在礼堂表演，我买了票。”

“晓阳，实在对不起，我明天上课的教案还没写好……”

……

“那好，我走了。”

小伙子阴沉着脸，从门里走出来，他盯住李勇看了一会，然后启动了摩托车，一溜烟地走了。

刘莹也走了出来,她说:“李老师,收拾好了。你回去把铺盖安顿一下。”说完,她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李勇感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回到窑里,很快放好被褥,又从下边的院子里把自行车推上来放在窑里,然后开始备课了。

两个小时后,李勇写好了明早的语文和数学课的教案,做好了课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他惬意地点燃一支“公主”,来到院子里。

他一边抽烟,一边慢慢地观看着四周。

学校坐落在川道里,背靠着黄土山。脑畔上面是郁郁葱葱的槐树林,下边是两排整齐的窑洞,院子很宽敞。学校左边是川道地,种着大片的玉米和向日葵。右边是一个小山岭,和学校紧连,山岭上是茂密的苹果林,稠密的苹果点缀在绿叶之中。和下边一排窑洞相对的围墙边长着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围墙外边是学校的菜园。柏油马路从菜园旁边通过。公路下边是清澈的柳河,河边杨柳依依,河滩上绿草如茵。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此时,围墙的修补工作暂告结束,家在附近村子的教师和学生纷纷涌出了大门。住宿生都上二斋到他们宿舍来了。

不一会开饭的铃声就响了。

饭后,李勇觉得再没什么事了,就去找芦至诚。说实话,从内心深处讲,李勇是非常感谢芦至诚的,没有他,自己是到不了这里的。因此,他想和芦至诚谈谈,以便了解学校或者是他本人的一些情况。

“咱们到外边坐坐。”芦至诚建议。

他们搬了两张椅子到外边坐下。夕阳西斜,白杨树长长的影子映在地上。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学生正在朗读课文或默记公

式。木匠师傅正在旁边忙碌，砍削锯刨，忙个不停。

“明早上课准备好了？”芦至诚关切地问。

“准备好了。”

“办公、洗漱还缺什么吗？”

“不缺。”

“给你分的课有点多，没什么想法吧？”

“没有。”

“那好。你们年轻人，身强力壮，就应该吃点苦。你看咱们学校这围墙、门窗、桌凳都破烂不堪，要加紧修补。这外伤好医。可是，教师素质差，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素质更差。不能完成起码的教学任务，这内伤难治！”

“可是，我们不能丧气。”芦至诚接着说：“我们要努力，争取扭转学校现在的局面。你不知道，有些人嘲笑我，说我自找苦吃，甘愿当替死鬼。说我自告奋勇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迟早会败下阵来的……但我还是很自信，我一定要让这个学校在我手中起死回生！因此，为了把你和刘莹调来，我到新来的教育专干那儿跑了五次！现在你们终于来了。我让你带初三班，刘莹带三个年级的英语。咱们加把劲，争取明年给县中送几个学生。这样，我们学校就会逐渐恢复名誉。你有信心吗？”

“我一定尽力而为！能不能送出去几个学生，这就不一定了。这要看学生的基础如何。”不爱说大话的李勇谨慎地说。

“对！”芦至诚赞同地说：“我们尽力而为！”

接着，李勇又问起了这所学校的来历。芦至诚告诉他，学校创立于一九七一年，兴盛的时候学生达到六百多人，后来就慢慢衰落了。近几年来，学校来了一个叫赵海的校长，此人在教育工作上虽没有一技之长，但却有一套讨得上级欢心的本领。由于他不学无术，管理不严，对教师学生放任自流，致使学校秩序混

乱。学校几次被盗,围墙、门窗、桌凳均遭破坏。学生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一百余人,每个年级连四十人的一个班也凑不足……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今年后半年开学的时候,赵海调到了县城关小学。我就自告奋勇地来了……”

原来如此。

天慢慢黑了。芦至诚站起来说:“李老师,你今天走了这么多路,上去休息吧。晚上只有咱们三个老师住在学校,你和刘老师住在上边,把住宿生管好。我住在下边把大门看好。有什么以后再谈。”

## 第二章

从此，李勇逐渐消除了茫然的心情，代之以饱满的热情和信心。每天早上，他和全校师生一块到远处的河滩背两回石头。中午和下午休息的时候，就帮助木匠师傅干活。没过多久，围墙修补好了，门窗桌凳也修复完毕。篮球架栽好后，下午没事的时候，李勇就和初三班学生一块奔驰在篮球场上。他的球技并不高，可和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比起来就显得鹤立鸡群。尤其是他的绝招：背对篮球架，起跳，空中急转一百八十度，投篮！常常使围观的芦至诚、刘莹和同学们惊叹不已！

不用说，李勇此时的精神正处于亢奋状态。在教学工作中，他严格要求自己。讲课的时候，要求自己板书工整，使用普通话，讲授表情生动，声音清晰。同时，他还尽量使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对于芦至诚，他更是在内心深处感激他。他觉得这是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事业心的好教师、好领导。在他手下工作，他觉得有一种幸福感。决不能辜负芦校长对自己的期望！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在个人感情上，他希望自己能 and 芦至诚更亲近一些。

然而，事情往往和人的愿望相反。

因为学校灶上专给教师煮菜用的铁锅烂了，灶上又买了一口，由于油没有渗到，汤菜做出来就像掺进了墨汁一样，黑糊糊的。土豆块、酸白菜，又放了几个青西红柿，酸得倒牙。只有上面漂浮的细碎的油星星，才能勉强地勾起人的一点食欲。

这连猪吃的都不如！李勇忽然想起了在师专上学时食堂喂养的猪大口吞咽着学生吃剩的馒头、米饭、炒菜的情景。

他不假思索地将刚打来的汤菜倒进了泔水缸里。

这一下可把站在门口的芦至诚气坏了，他一眼盯住李勇，脸色都变了。

“你……你这是怎么了？你也是农村长大的么，怎么能这样造孽呢？”

李勇觉得自己的血一下子全冲上了头顶，院子里吃饭的学生都停下来看着他。他连忙替自己辩解：“芦校长，这菜太酸，我胃不好，吃了醋心得受不了。”

“那也不能倒进泔水缸。你让学生吃嘛。他们吃得还不如我们！”

学生的伙食确实很低，早上是小米蒸饭，土豆烩白菜，另加一把盐；下午是馒头，白菜烩土豆，再添盐一把。单调、重复。

“芦校长，你就少说几句吧。李老师刚从学校回来，一下子还难以适应。外面都是这样，猪吃得比咱们人吃得都好！”站在一边的刘莹替李勇解围。

“唉……”芦至诚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走进门去打饭了。

李勇垂头丧气地退出了饭场。

下午，李勇又做出了一件在芦至诚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事情。

下午吃过饭，学生们离开宿舍，有的到下边院子里打篮球，有的到校外边的公路上、河滩里去散步，二斋的院子里几乎没



有学生。李勇正专心地批改数学作业，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跑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外不远处停下来。

“谁让你偷我的苹果？”外边忽然出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我没偷！”听声音是初三班的王海畅。

李勇连忙走出去。只见院子里一个三十多岁的黑苍苍的汉子正用手揪住王海畅胸前的衣服，脸上一副凶相。王海畅的脸都被吓得白刷刷的。

一种愤慨之情油然而生，李勇走过去一把抓住了这个家伙的手腕：“你想干什么？”

对方被迫松开了手。对李勇说：“你是新来的老师吧，他偷了我的苹果。”

“我没偷。我只是在下边溜达。”王海畅的口气明显地软了。

这时候，下边院子里的学生都闻声跑了上来。李勇说：“他偷没偷苹果，我不知道。可是，你这样对待一个学生未免有点过分了吧。谁没个小的时候，就算是他摘了你的苹果，那不就是几个苹果吗？俗话说得好：‘瓜果梨枣，人人得到。’摘你几个苹果吃，我想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你这是什么话？学生偷人，老师包庇，还说不严重？哼！小时偷针，大了抽筋！”

“你说得太可怕了！我听人家说，你小时候黑痣得很，有一次偷队里的甜瓜，装了满满两裤筒。对吧！可现在你还好好的吗，并没有被抽了筋！”

这是前几天李勇听家在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学生讲的。现在正派上了用场。

“你……你……你是什么老师！我不和你说了。我要给校长告你！”他说完，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还好，他并没有直接去找校长，而是上小山岗去了。